

十朝东华录

十朝东华录

序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謹撰臣聞天以祐民爲心君以體天爲國此理千古不易自有中國以來君臣陳戒恆用是爲勸勉至於實盡牧民之職以仰承天休丕基洪業肇若金城當開國而已垂億萬禩之統未有如我大清者也自古歷世久而得天下者莫如周忠厚累積延祚八百然昭穆之世威靈寢替啟東轍矣炎漢以降其君多以崛起草創之際媿爲一切以幸天下一再傳後綱紀頽弛陵替之漸開變亂之端作卽有享國縣遠曾無百年不遘內憂外患苟且枝柱卒用顛危所以然者祖宗培植而未遘子孫紹述而不足恩澤不能深結人心而法復無以持其久也明祖肇立百度號爲精密故其末季師喪財匱而國勢不傾然開初之初誅戮安忍靖難兵興元氣剝喪仁厚之澤亦少竭焉萬厯以還綴旒在上延及天崇橫恣極於宦寺盜賊四起元塗炭至於言路猖狂變亂國是君有權而不敢收臣有忠而不能效綱維蕩然國亦灰滅矣由是觀之爲治之道豈有他哉仁爲百姓留其有餘雖萬厚不以爲嫌法爲天下制其泰過卽一疏有所不可惟在人主謹持魁柄因事調劑以適其宜斯爲可大可久之業故曰從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

我

太祖皇帝肇興東土無利天下之心因明臣召釁起兵復仇既定諸部破明兵取遼瀋遐邇懷畏遂建

尊號用賢納諫崇儉黜奢嚴法令以肅羣情亟民事以崇本務締造伊始而治具畢恢屹然建萬世不拔之基爲

帝太祖功莫隆焉

太宗皇帝下朝鮮臣蒙古殘明取其城邑性不嗜殺感然以生民爲念命將出征每誡毋妄誅掠屢勝之後猶投書明主講和至數十次以善養人禁絕侵暴法不寬貴近恩無閒疏遜雖未定中原而精神意量廓乎兼容幷包萬流傾心規模宏遠爲

帝太宗德莫懋焉

世祖皇帝冲齡正位因明運告終入關翦寇奄有九有

親政以後制作聿新延訪儒臣斟酌百代

聖懷謙抑責躬之詔屢下迄於

晏駕未改厥初舉明季朋黨流風賦斂苛政一掃刮絕與臣民更始俾薄海內外重觀天日所以爲

帝世祖

聖祖皇帝天錫智勇幼卽以康乂天下爲心值三肇不靖東南岌岌

宸謨默運措寰宇於磐石之安闡郡海島犁庭漠北危招羅刹就我臯牢

躬上聖之姿以好古敏求爲務誦讀講貫儒生無以踰其勤稅強命中材武之士無能程其力凡有制作皆條理始終開挾閭奧爲萬代法黜陟賞罰與天下爲公

宮庭呼吸通於窮巷

巡省河防屢勤鑿輅故能排羣疑而成丕績獨租給復月不絕書

湛恩麗鴻浹民肌髓古稱令辟若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不足以仰方

美備堯舜至矣然洪荒簡陋可以清靜無爲治之如我

朝民物之熾豐疆域之廣遠有未易言就理者洵乎

聖祖爲書契以來首出之

一人也及

皇躬不豫比戶祈禱

升遐之日路祭巷哭徧於窮壤凡有血氣咸懷一心奉

主之誠雖云守成實兼開創所以爲

帝聖祖

世宗皇帝始居潛藩獨立不倚

睿襟冲邁默契

天心唯

聖祖爲能無憂唯

世宗不愧達孝既續大統合宙欣慶承六十年生息之後慮天下習於縱弛日揭示大義以濯磨人心自宗藩以至臣庶始凜然守

法奉公永遵蕩平正直之路至於幷覆閭閻纖微必至

先聖

後聖若合符節以唐虞執中之心極文武張弛之用所以爲

帝世宗

高宗皇帝仰紹

貽謀以育以正

天授神武成

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極於無外鑑儲貳之失定立賢之策善繼善述於斯爲盛所以爲

帝高宗

仁宗皇帝以繼體授受

親承

訓政爲曠代罕逢之盛逮

躬攬萬幾首除煬蔽三省邪民應時平靖遂以寬仁慈恕鎮定海宇至於周歷陪都講武木蘭昭示

祖宗之大訓以垂戒方來

孝思不置自來仁聖之君鮮能及者所以爲

帝仁宗

宣宗皇帝養正青宮戡定大難踐阼後

躬行節儉方物之貢裁減大半務約己以養天下之和自抑以平天下之爭

遺訓昭垂欲舉配

天祔

廟鐫碑陳器諸大典及身罷之

聖不自聖之心度越萬世故

廟爲

清

宣宗

文宗皇帝卽位嚴諭臣工湔除積習詔求才賢以貢弼亮羣下震動回易耳目值羣盜肆逆久未蕩平憂憫黎元不遑安處海疆

弗諡

宵旰增勞成功未覩而

明識宏略任賢勿貳後來定亂諸臣皆拔自

特達之知遂以經緯天地重就清晏故

廟爲

清

文宗

穆宗皇帝稟

兩宮懿訓再造區宇

一人垂拱於上百爾奔走於下中土既平苗回並戢自昔中葉多故若晉室之隆卒保江東唐平安史遂階藩鎮跋扈之患皆以域中寇亂一蹶不振惟

帝胄定偉烈爲方冊冠將錫海內臣民以永永安集之福早棄天下弗究厥施至於今日哀慕之聲未已故

廟爲

清

穆宗古之有國者英君諒辟恆不多覲殷商聖賢六七不皆有成績可稽詩美成康史言文景繼世者惡焉至我

朝

神聖代興開闢僅見推其指要可得而言養與教咸盡其道而已

聖祖

高宗前後普免田賦數至億萬

列聖建元介壽諸鉅典詔鑄通賦亦動逾一二千萬迨粵寇鴟張度支告匱而不肯行一屬民之政視師者權商稅以濟饑事過卽詔停減江浙甫復永減漕額誠天地浩蕩之仁也

世祖首定律令芟除冤濫

聖祖每遇讞獄遲回慎重至再至三時以此意諭勉臣下

世宗

高宗

仁宗明罰敕法權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古無與比

深宮修省止於至善自

朝達野在綱不紊羣臣士庶莫不有當然之矩矱俾之率履以自納於理道之歸非不示含宏而必不干譽以妨政非不存於恤而必不蓄秀以害苗

心法相承繼繩加密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咸曉然於

聖人之愛我此其所以貽無疆之景福式克至於今日休也歟臣往誦蔣氏東華錄粗知梗概從事史館敬繹乾隆以次各

朝爲續編病蔣氏簡略復自天命迄雍正錄之加詳然後

列聖圖治鴻模可循迹推求而得其

精心所注刻既成謹颺言簡端用告後世治國聞者於虛讀是編者敬念

累朝高厚之施必將感奮興起吏修其職民勤其業庶對揚

列祖休命以仰答我

皇上生成之恩是則書區區纂輯之微意也夫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

東華錄目錄

天命一

起癸未明神宗萬曆四十年盡乙卯萬曆四十二年

天命二

起天命元年正月萬曆四十四年盡三年十二月萬曆四十六年

天命三

起天命四年正月萬曆四十七年盡六年十二月明嘉宗天啟元年

天命四

起天命七年正月天啟二年盡十一年八月天啟六年庚戌

天命一

起天命十一年八月天啟七年庚戌盡十二月

天聰二

起天聰元年正月天啟七年盡十二月

天聰三

起二年正月明莊烈帝崇禎元年盡十二月

天聰四

起三年正月崇禎二年盡十二月

天聰五

起四年正月崇禎三年盡十二月

天聰六

起五年正月崇禎四年盡十二月

天聰七

起六年正月崇禎五年盡十二月

天聰八

起七年正月崇禎六年盡十二月

天聰九

起八年正月崇禎七年起十二月

天聰十

起九年正月崇禎八年起十二月

崇德一

起十年正月崇禎九年盡崇德元年十二月

崇德二

起二年正月崇禎十年盡十二月

崇德三

起三年正月崇禎十一年盡十二月

崇德四

起四年正月崇禎十二年盡十二月

崇德五

起五年正月崇禎十三年盡十二月

崇德六

起六年正月崇禎十四年盡十二月

崇德七

起七年正月崇禎十五年盡十二月

崇德八

起八年正月崇禎十六年盡八月庚午

崇天天

德聰命

朝朝朝

光緒甲午仲夏上

海積山書局石印

太祖高皇帝姓愛新覺羅氏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山之上有一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鵬綠混同
愛濤三江出焉鵬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濤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育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
其山風勁氣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女三長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庫倫浴
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
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佛庫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
新覺羅爲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舸乘之母遂凌空去子棄舸順流下至河步
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眾曰汝
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眾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
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眾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拜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以
女百里妻之遂定議妻以百里奉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一作鄂之野俄朵里一作鄂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
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眾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一作樊察者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
遙望鵲棲處疑爲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誠勿加害云數傳至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
生有智畧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許二字或作蘇許河虎攔一作呼蘭達山下赫圖阿哈地距俄朵里城
四千五百餘里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既得遂釋之於是肇祖居赫圖阿喇地謹案開國方畧在蘇克蘇許河之間後稱興京生子二
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安羅次安義謨次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卽興祖直皇帝諱都督福滿與祖生子六
長德世庫次劉一作闡次索長阿次卽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次包一作寶阿次寶實景祖居赫圖阿喇地德世庫居覺爾察
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鳴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寶實居章甲地分築五城距赫圖阿喇城近者約五里遠者約
二十里環衛而居稱爲甯古塔貝勒是爲六祖德世庫生子三長蘇赫臣代夫次譚圖次尼陽古篇古劉闡生子三長陸虎臣次馬
甯格次門圖索長阿生子五長李泰次吳泰次綽奇阿注庫次龍敦次飛永敦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後號巴圖魯次額爾袞後追封郡王次界堪封郡王次顯祖宣皇帝諱塔克世次塔察篇古後追封貝勒包朗阿生子二長對泰次稜敦寶實生子四
長康嘉次阿哈納次阿篤齊次多爾郭齊是時近地部落中有名碩色納者生子九俱强悍又有名加虎一作嘉呼者生子七俱輕捷多
力富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強侵陵諸路景祖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破碩色納子九人滅加虎子七
人盡收五嶺東蘇克蘇許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由此國益強盛尋有寶實之子阿哈納渥濟格欲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巴圖魯之

妹往結婚巴斯翰巴圖魯曰爾雖甯古塔貝勒但家貧吾妹不妻汝阿哈納曰爾不從吾不已也截髮畱之而還後巴斯翰巴圖魯以妹妻董鄂部主克轍巴顏之子額爾機瓦爾喀額爾機瓦爾喀目妻家薩克達之地回至阿布達里嶺被托漢河部長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截殺之九賊中亦有名阿哈納者賊呼其名聞者傳語克轍巴顏於是克轍巴顏曰往日往者甯古塔阿哈納渥濟格欲聘之女吾子娶之想因此見殺於甯古塔貝勒也時哈達萬汗聞之使人告克轍巴顏曰汝子非甯古塔人所殺乃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殺之我擒以與爾復爾仇爾歸附我克轍巴顏曰吾子被殺奈何又欲降我此必甯古塔人以額吐阿祿地遠故爲飾詞以諉謝耳吾等乃比鄰兄弟若直在甯古塔人可令餽哈達金帛執九賊與我面質九賊詞服果非甯古塔人所殺則所餽哈達金帛吾倍償之時有索長阿家人額克泰聞之告其主索長阿密遣人給克轍巴顏曰爾子乃我部下額爾奔格與額克青格所殺我部下人我當殺之爾以金帛與我克轍巴顏曰哈達萬汗既稱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所殺爾又云爾部人所殺皆爾甯古塔人欺我也遂爲仇怨引兵攻掠甯古塔貝勒所屬東南二路甯古塔貝勒幾不能支相與謀曰我等皆一祖所生分居十二處勢渙散難相聲援當聚族而居旣定議索長阿子吳泰又敗其議曰一處何可居也將不爲華息畜產地乎今不必聚居借兵於哈達萬汗便哈達萬汗吳泰婦翁也於是借兵攻董鄂部二次獲其數寨初未借兵之先甯古塔貝勒與哈達萬汗互爲婚媾自借兵後甯古塔貝勒稍示弱焉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爲 宣皇后生子三長卽 上也 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歲己未是爲明嘉靖三十八年也次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後追封親王}次雅爾哈齊^{後追封郡王}繼妃納哈氏哈達萬汗所養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號卓禮克圖^{後追封爲義}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號青巴圖魯^{後追封爲親王}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載定眾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及 上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重舉止非常騎射軼倫剛果能斷凡所覩記終身不忘國人稱曰聰睿貝勒 上十歲時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子產獨薄後 顯祖知 上有才德復厚子之仍辭讓諸弟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蘇河部渾河部王甲^{一作完顏部董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渥^{一作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一作呼倫國之烏喇}拉^{一作}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爭爲雄長互相攻戰 上恩威並用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始以一旅之師漸削平諸部而統一之繼以尼堪外蘭構釁於明害我 二祖乃奮志復仇伐明以伸大義取遼東廣甯諸地勅立宏業天佑人歸混一區宇之基實肇於此

癸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甯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一作時}城主阿太章京及沙

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甯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圖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於城外聞人喊欲攜女孫歸河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

祖往救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擄女孫臨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

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戰出繞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眾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營敗軍之罪欲縛之

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給之曰大兵既來豈遂捨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卽令

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以降成梁誘城內人出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並害 景祖 顯祖 上聞之大慟勃

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 祖 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其戴入之讐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救三十

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 上謂使臣曰害我 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誤

殺故與救書馬匹又與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一作嘉城令爲爾滿洲國主矣於是國人信之皆歸

尼堪外蘭 上同族甯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 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 上往附 上曰爾吾 父部下人也搆明兵

害吾 祖 父憾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是憾益深適蘇克蘇許河部撤爾湖爾一作薩爾城主諾米一作密

之兄瓜一作刺爲尼堪外蘭所誣明撫順所守吏責治之諾米納與同部嘉木湖一作嘉木湖寨主噶哈善哈斯虎一作斯虎沾河寨主常

書及弟楊書俱忿恚相議曰與其倚賴此等人何如附愛新覺羅甯古塔貝勒也遂來歸 上椎牛祭 天將與盟四部長言於

上曰念我等首先效順幸愛如手足毋以編氓遇我乃盟 上日夜思復 祖 父讐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

二十有五

夏五月 上起兵征尼堪外蘭期撤爾湖城主諾米納以兵來會索長阿子龍敦誘諾米納之弟奈一作肅喀達曰明助尼堪外蘭築

城甲版令爲滿洲國主哈達國萬汗又助之爾何故附 聰睿貝勒耶奈喀達以語諾米納遂背盟不以兵來會 上攻圖倫城尼

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遁於甲版 上克圖倫城而歸當是時兵百人甲三十副而已

六月德世庫劉闊索長阿寶實等子孫忌 上英武同謀害 上夜將半潛至城欲登 上心動起披棉甲帶弓矢持刀登城望之

賊方緣梯而上見 上至皆遁去

秋八月 上復率兵攻尼堪外蘭於甲版時撤爾湖城諾米納奈喀達陰遣人告之尼堪外蘭奔撫順所迤東河口臺欲進邊 上

以兵躡其後明邊兵出口擊逐尼堪外蘭我兵見之疑明兵督尼堪外蘭來戰遂勒兵立營是夜尼堪外蘭乘機遁其部下來歸者

曰不戰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 上怒曰若非諾米納奈喀達往告之尼堪外蘭已成擒矣尋諾米納奈喀達謂

上曰渾河部之杭甲一作嘉及扎庫木一作二路汝勿侵東佳一作嘉及把一作爾達二城吾讐也可取其地畀我否則吾不容爾兵

由吾邊界行也 上愈怒噶哈善哈思虎及常書楊書忿然曰不先破諾米納吾等皆附諾米納矣 上遂定計伴與諾米納約合

兵往攻把爾達城給之曰爾可率師先戰諾米納不從 上曰爾以兵仗予我我卽先戰諾米納以兵仗援我軍 上既得兵仗遂

執諾米納奈喀達誅之取撤爾湖城而回眾有來歸者 上悉還其妻孥遣之其眾復修撤爾湖城以叛○尼堪外蘭族屬及先附

國人相謂曰尼堪外蘭前爲追兵所迫幾至危亡往奔明明尙不容且擊逐之豈肯築城甲版令爲滿洲主乎遂皆背之尼堪外蘭懼攜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於鷺兩渾一作鄂勒築城居之上以同母妹妻噶哈善哈思虎○寶實之子康嘉與綽奇塔覺善同謀糾合哈達國萬汗兵以渾河部兆佳城長李一作岱爲鄉導劫上所屬瑚濟寨而去分所獲於中途上部將碩翁科羅巴圖魯安費揚古後爲一等大臣及巴遜率十二人追及之奮勇突入敗哈達兵殺四十人獲所掠而還

九月有賊乘夜陰晦至上所居欲拔寨潛入有犬名揚古哈四顧驚吠上覺而起令長女及二子潛避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爾不入我即出矣爾能搜我鋒耶因以刀柄擊窗櫺復奮足撼窗爲由窗而出之狀既而仍由戶出賊驚走時上有從人帕海宿牖下被賊刺死

甲申明萬曆十二年春正月先是兆佳城李岱引哈達來侵至是上率兵征之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峻難登時諸叔兄弟勸上回兵上不允曰李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戕害反爲哈達鄉導豈可恕耶遂鑿山爲磴軍士鱗次立以繩束馬曳之踰嶺至兆佳城下時索長阿之子龍敦豫使人密告李岱李岱鳴角集眾登城以待眾曰彼有備未易攻姑回兵便上曰吾固知其有備而來何遽回耶遂督眾圍城攻克之獲李岱宥其死而參養之○龍敦又構上繼母之弟薩木占曰爾姊今在吾家爾宜與吾合謀薩木占惑其言遂率族眾邀噶哈善哈思虎於路殺之上聞之大怒欲聚眾收其骸骨諸族昆弟皆與龍敦謀無一人往上率近侍數人行有族叔居尼麻喇城中名稜一作敦者止之曰諸族皆仇汝否則汝妹夫何以見殺宜勿往上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疾馳復回向城下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聞者皆惴懼無敢出者遂收其骸骨以歸上不以外姓爲嫌移骸骨入室殮以所御冠履衣服厚葬之

夏四月上警悟絕倫臨機應變倉卒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起令匿諸子女佩刀持弓矢潛出戶伏煙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偪煙突旁忽有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呼近待洛漢一作縛之洛漢曰何必縛也宜殺之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儻加兵於我我眾寡不敵仍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洛漢又曰誑言也實欲害吾主殺之便上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

五月上每至夜分方寢息忽有婢不就臥簪鐙坐竈旁乍然乍滅上察其狀有異遂起衷短甲外襲常服佩刀攜弓矢佯如廁值昏黑中莫能辨熟視院旁籬落缺處隱然有人如探伺者乃控弦以待俄而賊偪遂射之賊卻身避中其衣驚遁上追及之又射貫兩足踣地擊其首昏眩縛而撻之詢其名爲義蘇一作諸弟及近侍曰殺之固宜何撻焉上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起讐若其主以兵攻我劫我儲蓄我糧廩則部下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以禦敵且我又何肯以殺人爲他人藉口耶遂釋之上之深沈有大度類如此

六月 上率兵四百征納木占薩木占訥申萬濟漢一作完以復噶哈善哈思虎之仇攻馬兒墩一作瑪寨其寨踞山巔勢險峻乃

設大牌三蔽矢石並列而進至隘路分其一行其二繼之近寨文許路愈險分三牌相次而攻敵寨飛石擗木齊下前牌被摧軍

退次牌下次牌又摧復退於三牌下戰士並集牌不能破難仰攻 上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長二尺餘隱其足發一矢中寨

主訥申面貫耳復射四人踏之敵兵遂卻 上引兵遙圍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其夜令戰士跣足緣巖而上遂取馬兒墩寨訥

申萬濟漢奔界凡一作藩 ○時董鄂部眾貝勒議曰昔甯古塔貝勒借哈達國萬汗兵攻我取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國相讐吾等宜乘

機攻之用礮毒淬箭爲攻具適其部內亂 上聞之與眾計曰董鄂部內亂宜往攻眾諫曰兵未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儻有失

奈何 上曰我不乘機先發儻彼復合好必加兵於我矣眾曰善秋七月 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其部主阿海巴顏一作延聚兵四

百於所居齊吉答一作達城閉城以待 上圍其城垂陷會大雪罷攻 上率十二人伏濃煙中城內謂兵已退引眾出 上突出擊

之斬四人獲甲二副會王甲部之孫扎秦光滾一作通扎謁 上曰翁郭落一作翁吾仇也曾爲所縛乞一旅助我破之 上念既

興兵至此宜乘此戡定一方遂以兵夜馳赴之孫扎秦光滾有兄子戴度墨爾根密使人通於翁郭落故豫知我軍至收兵入城我

兵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上乘屋巔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射 上中首貫胄傷入指許 上拔箭見敵趨過即以所拔箭從

煙突隙處迎射之貫其股應弦而踣 上被創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有名羅一作洛科者乘烈焰中潛偏突發一矢中 上項者

然有聲穿鎖子甲護項 上拔之鐵卷如鉤血肉併落眾見 上創甚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以下 上止之曰汝勿來恐爲敵窺

我當徐下時項下血涌如注以一手捫創處一手拄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相怨咎少魑裏創迷而復甦者數四

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裹創厚寸餘至次日未時血始止於是棄垂下之城而還 上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郭落城獲鄂爾

果尼及羅科諸臣請誅之 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

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擢鄂爾果尼羅科爲牛彘額眞統轄三百人諸臣皆頌 上大度云

乙酉明萬曆十三年春二月 上率披甲之士二十五卒五十畧界凡寨內有備無所俘獲引兵還界凡與撒爾湖東一作棟佳把爾達四城

之主合兵四百追襲至界凡南太蘭岡之野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步軍中疾馳而至 上見之單騎回擊訥申訥申刃已先及斷

上所執鞭 上揮刀斷其背墜馬死復轉射把穆尼斃之追兵遠巡卻立我軍告 上曰馬疲甚奈何 上曰爾等下馬步行俾

以弓稍拂雪爲拾矢狀徐引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麪休息之子伏此爲緩敵計遂令眾先行 上駐馬訥申把穆尼屍旁其部

眾呼曰汝不去何也豈殺其人尙欲食其肉耶聽我等收其骸骨何如 上曰訥申與我爲難今得殺之即食其肉亦宜言畢始行

又念我軍去未遠率七人爲伏悉露其冑而立訥申部眾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矣且呼且卻 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夏四月 上率步騎五百人征哲陳部值大水遣眾還畧八十人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畧地而前有加哈地名蘇枯賴虎